

端 x 华尔街日报 广场

日交易额760亿美元：赵长鹏如何让币安成为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这家交易平台既没有总部和办公室，也没有业务牌照，但这不妨碍它在过去几年急速扩张。现在，一些国家的监管机构准备动真格了。



2018年1月11日，币安首席执行官赵长鹏。摄：Akio Ko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WSJ

华尔街日报 ✓

华尔街日报记者 Patricia Kowsmann / Caitlin Ostroff | 2021-11-24

本文原刊于《华尔街日报》，端传媒获授权转载。目前，《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全部内容仅向付费会员开放，我们强烈推荐您[购买/升级成为“端传媒尊享会员”](#)，以低于原价 70% 的价格，畅读端传媒和《华尔街日报》全部内容。

全世界增长最快的一个主要金融交易所既没有总部，也没有正式地址，在开展业务的国家，它还没拿到牌照，不仅如此，直到最近，其首席执行官甚至对自身居住地的问题都避而不谈。

成立仅四年的币安（Binance）如今已是数字货币领域傲视群雄的交易平台巨头，它相当于加密货币版的伦敦证交所、纽约证交所和香港交易所三者之和。数据供应商CryptoCompare的数据显示，经过一轮急速增长后，如今币安每天处理的比特币、以太币等加密货币的交易额达到760亿美元，比其四个最大的竞争对手加起来还要多。

然而，整个加密货币行业、尤其是币安近年来基本不受约束也不受监管的发展状态即将成为历史。

金融监管部门越来越担心，数字资产的增速是如此之快，以至于现在已具有系统重要性。直到最近，依然有人对数字资产不屑一顾，认为它只是一时热潮。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官员乔恩·康利弗（Jon Cunliffe）在10月份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了2008年由次级抵押贷款引发的危机，他在谈到加密货币时说，“如果金融系统中的某样东西增长非常快，而且增长基本处于监管范围之外，此时，负责维持金融稳定的部门必须保持警惕才行。”

币安是最受监管部门关注的对象。最近数月，十余个国家的[监管机构](#)已向币安用户发出警示，提醒他们这家交易所尚未登记注册，而且在提供各项服务时也没有获得资质授权。

据币安前高管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简称SEC）正对币安的美国业务模式展开调查，该公司在美国许多州拿到了业务牌照。一位币安高管说，SEC要求币安美国公司提供一份信息清单，包括解释其美国业务与全球业务之间的关系。另据该公司一名前高管说，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币安是否参与洗钱。彭博社（Bloomberg News）此前曾报导过美国司法部调查币安一事。

SEC和美国司法部均拒绝置评。

对这家加密货币交易所而言，美国市场可谓是它的一场“大考”，它曾示意，希望美国子公司可以在未来几年内上市。币安聘请过一位曾供职于金融监管机构的人士来打造其美国业务Binance.US，但此人已于8月份离职，距上任仅三个月。

公司的一些前高管说，他们担心币安的数据掌控在该公司成立地中国的程序员手中。他们说，这就有可能出现类似TikTok的问题——由于担心中国政府有可能拿到TikTok的用户数据（该公司对此予以否认），特朗普政府曾试图“封杀”这一社交媒体平台。

币安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赵长鹏在一次采访中说，币安需要遵循监管机构的要求。他说，这包括公司需要拿到正式牌照。

“我们开展的是很合法的业务。”他说，之所以业务增长很快，是因为公司得到了用户信任。但“如果你看看全世界使用加密货币的人，可能还不到全球总人口的2%。”赵长鹏说，“要想吸引剩下98%的人，我们需要接受监管。”

赵长鹏还说，币安正在设立办公室和公司总部，之前他认为这都是老套的做法，但监管机构有这方面的要求。他不愿透露办公室及总部所在地。今年8月，币安在其网站上表示，为防止有人利用币安非法转移资金，它已将用户身份验证列为强制要求。

币安及其美国业务Binance.US的代表拒绝就SEC和司法部调查置评，这两家公司表示，它们是两个单独的实体。币安发言人Jessica Jung说，“我们会配合各国监管机构的工作，也会认真对待我们的合规义务。”她还说，“随著币安的发展，加密货币交易和监管也会发展，反之亦然。”

Binance.US发言人马修·米勒（Matthew Miller）说，“我们采取了强有力的保护措施，以此确保只有在满足用户适当需求、提升服务质量或是监管部门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才可以获取数据。”他还指出，所有美国用户的数据全都储存在美国境内的服务器上。

由于币安没有固定办公场所，监管机构为此感到困惑，因为他们不知道币安究竟属于谁的管辖范围。币安母公司币安控股有限公司（Binance Holdings Ltd.）注册于开曼群岛。但按照开曼群岛金融监管者的说法，币安注册时的条款未许可它在该国运营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发言人Jung说，该公司没有在当地运营交易所。

然而9月份之前，币安的澳大利亚网站一直显示，币安控股是一家向澳大利亚用户提供加密货币交易服务的实体。Jung指出，这“只是一个笔误。”

赵长鹏说，币安在全球拥有3,000名员工。据币安前高管说，根据该公司经手的交易额以及它收取的手续费，公司内部人士认为，如果币安上市，其市值将高达3,000亿美元。

果真如此的话，赵长鹏将变得极为富有。他说过自己是币安最大的股东。

赵长鹏是加密货币行业的明星，他在Twitter上拥有390万粉丝，在那里他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是CZ，即他姓名的首字母缩写。据币安发言人Jung说，公司负责安全工作的人员曾告诉赵长鹏和其他高管，若是有人问起他们的居住地，拒绝回答就行。

她说，最近赵长鹏对于自己的行踪倒并无遮掩，过去两年新冠疫情期间，他一直待在新加坡。据一位认识赵长鹏的人说，他时常骑一辆电动滑板车去开会。

44岁的赵长鹏出生于中国，他说自己12岁那年和父母移居加拿大。学了一段时间计算机后，他在东京和纽约的几家金融公司干过，包括彭博公司（Bloomberg LP），当时他的工作是开发期货交易软体。

他说，自己头一次听说比特币是2013年在上海的一个牌局上。那时，由电脑程序“铸造”的数字货币已经出现几年了。虽然它们不像法币那样拥有政府的认可，但依然吸引了一批精通电脑技术的人，包括那些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不再对金融系统抱有幻想的人。

当时，这类货币交易起来十分复杂。不仅交易平台没几个，价格波动也极其剧烈。此外，Mt. Gox等交易所受到骇客攻击后，也打击了人们的信心。

赵长鹏被去中心化的货币理念吸引，这种货币在任何地方都能使用，而且无需通过银行或是经历各种繁文褥节。他在采访中说，“我们可以利用这项技术提升全世界人们的资金自由。”

他卖掉了上海的公寓，把钱换成比特币，随后又去了几家加密货币初创企业工作。2017年，他和一个程序员团队共同创立了币安。

起初，币安的业务主要集中在比特币与其他数字货币的交易，但不允许用户将数字货币兑换成主流币种。赵长鹏说，公司刚成立时，它不需要银行账户，也不需要总部。

币安在网站上加入了九种语言，以此在只提供英文服务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一些交易者说，币安开发的平台也很好用。

2017年7月，币安首次发行了自己的数字货币币安币（BNB），当时筹得资金1,500万美元。它在2017年的发售说明书中介绍了自身业务，并指出，其他投资者大多是中国的个人投资者。

币安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用户，包括一些金融体系欠发达的国家，如南非、俄罗斯和印度的用户。只用了六个月时间，币安就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但很快，它就在监管机构那里遇到了麻烦。2017年夏天，币安刚开始在上海铺开业务，两个月后，中国政府便对加密货币交易所实施禁令，它担心这类交

易所会做用米回国外非法转移资金。

赵长鹏在一次线上科技会议中回忆，后来一支30多人的币安团队离开中国，到了日本。2018年，日本金融监管机构也对币安发出警示，提醒它在没有拿到业务牌照的情况下，不能向民众提供交易服务。

自那之后，币安不再对外公布具体的办公地点。赵长鹏说，公司员工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在家中远程办公。

常驻巴黎的律师艾哈·莱尼斯（Aija Lejniece）说，“币安似乎无处不在，但好像又无迹可寻。”一群投资者说，5月份时由于币安的交易网站冻结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因此损失了资金，目前他们正试图讨回这笔钱，莱尼斯是代表这群人的律师。币安拒绝对此置评，但它此前表示，已立即采取措施与受到此次故障影响的用户进行沟通，同时也对“那些遭受了实际交易损失的用户”提供赔偿。

随著加密货币爱好者开发出的数字货币种类越来越多，币安平台上可供交易的币种超过了许多同行。这当中既有欧洲足球俱乐部的粉丝代币（Fan Token），也有今年初备受投资者追捧的狗狗币（Dogecoin）。

币安不同于股票交易所，后者必须得到每个司法辖区的监管批准，而币安的业务全都集中在一个交易平台——Binance.com上，它声称自己没有任何国家设立总部。2019年，也就是日本监管机构向币安发出警示的次年，研究公司The Block收集的数据显示，币安平台上仍然有来自日本的用户流量。币安发言人Jung拒绝就此事置评。

币安开始提供与加密货币有关的衍生品。只需80美分的存款，用户就可以交易相当于100美元的比特币或是其他数字货币。后来，币安对这类衍生品进行了限制。

2019年，币安开始允许用户将加密货币兑换成美元等传统币种，从而将自身连入银行系统。

一些币安前管理人员说，公司会向一些YouTube网红付钱，让他们制作影片告诉人们如何上手。一支外联团队还与中东和非洲市场上的日间交易员签订了合约，后者在Facebook及其他社交网络上管理著小规模群组。

在公司内部，币安也会让团队之间相互竞争，让最佳增长策略胜出。“我们鼓励内部竞争。”赵长鹏说。

Binance.com也得到了美国用户的青睐，但事实证明，要想守住美国市场的主导地位并非易事。2019年4月，SEC发布的一份文件概述了一套测试，用以确定哪些数字资产可能被视为受其监管的证券。赵长鹏将美国用户导向Binance.US，后者提供的加密货币交易种类相对较少，并且不涉及衍生品。

币安公司首席执行官赵长鹏在2019年10月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时称，币安在加密货币领域拥有全球最大的用户量。

据一位币安前高管说，2020年底时，SEC要求Binance.US提供详细业务信息，包括谁在掌控用户的数字钱包，加密货币的存储地，以及Binance.US与母公司币安控股的协议细节。

2021年5月，Binance.US曾聘请布莱恩·布鲁克斯（Brian Brooks）担任首席执行官，他曾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担任美国货币监理署（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代理署长，还在币安竞争对手Coinbase Global Inc.中担任过管理职位。

上任后，布鲁克斯开始著手向美国投资人募集资金。这会在董事会中引入独立成员，进而削弱赵长鹏的控制权。据一些前高管说，赵长鹏目前掌握著Binance.US的大部分股权。

他们说，布鲁克斯还想在美国本土控制从中国迁出的软体。《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见到的电子信息显示，布鲁克斯上任前一个月，Binance.US的员工还不得不求助于上海同事来解决一些美国账户遇到的软体问题。据前高管说，直到今年夏天，上海的开发人员还在维护用于支持美国用户数字钱包的软体代码，同时也围绕协调交易的引擎展开工作。

据知情人士说，8月初，在与12位美国投资人的1.5亿美元融资交易即将完成时，布鲁克斯和赵长鹏在新董事人选的问题上产生了矛盾。

其中一些知情者说，布鲁克斯认为，领投的投资人应自动获得一个董事席位，董事会还要再选出一名独立董事，但赵长鹏希望自己能掌握董事的任命权。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赵长鹏还回避将代码的管理工作转离上海一事。

布鲁克斯于8月6日离职。据熟悉他离职情况的人说，法务与合规团队的一些员工随后也离开了公司。

币安发言人Jung表示，币安的技术和数据都不在中国。Binance.US发言人米勒说，“所有美国客户的个人信息都储存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亚马逊云科技（Amazon Web Services）平台上。”

米勒还说，“Binance.US的管理人员控制著公司走向、公司资产以及用户账户与数据监督。”他指出，Binance.US的员工遍及世界各地。

米勒说，Binance.US正通过其他渠道融资，它计划在董事会中引入两名新投资人，新成员将在公司筹备美国首次公开募股（IPO）的过程中，为其提供更多监督。赵长鹏表示，他希望Binance.US能在2024年年底上市。

尽管币安在监管领域遇到了麻烦，但这依然阻止不了它的发展脚步。根据数据供应商CryptoCompare，Binance.com在9月份的现货交易额较上月增长10%，其月度现货交易额已连续15个月位居榜首。

赵长鹏说，他希望币安以更温和的速度增长。他说，“我们希望其他交易所能稍微壮大一点，这样就可以同我们分担用户压力。”

英文原文：[\\$76 Billion a Day: How Binance Became the World’ s Biggest Crypto Exchange](#)